
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
СТАЛЬ

王志冲 编译

(图文本)

钢铁
是怎样炼成的

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

[苏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原著

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

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

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
СТАЛЬ

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

(图文本)

[苏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 原著

王志冲 编译

НИКОЛАЙ
ОСТРОВСКИЙ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策 划：黄政一
责任编辑：任郁文
插 图：史建期
装帧设计：张晶灵
版式设计：李如琬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(图文本)

著者：[苏]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
编译：王志冲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地址：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邮编：200336
http：www.ydbook.com
发行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制版：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：上海市印刷二厂
装订：张行装订厂
版次：2006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：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：890×1240 1/32
字数：169 千字
印张：7.25
印数：1—5100

ISBN 7 - 80706 - 217 - 7/I · 131

定价：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62594779）
如发生质量问题，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零售、邮购电话：021 - 62347733 - 555 分机



王志冲 年少即重残，自学以致用。1962年起，译作创作，至今出书 60 余本，600 多万字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精装本面世于1999年。
《活生生的保尔·柯察金》获“华夏优秀图书奖”，
《不是神童也成才》获“奋发文明进步奖”。

王志冲部分出版物：

- 1962 年 《第一个劳动日》（译）
- 1980 年 《美人鱼三姐妹》（译）
- 1984 年 《假医生棒打公主》（译）
- 1986 年 《神奇的眼镜》（译）
- 1988 年 《活生生的保尔·柯察金》（译）
- 1992 年 《童话万花筒》（译）
- 1994 年 《不是神童也成才》（著）
- 1999 年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（译）
- 1999 年 《南游记——三眼神威震南天》（著）
- 2001 年 《智救外星人》（译）
- 2003 年 《独闯金三角》（译）
- 2003 年 《钢铁情缘》（著）
- 2005 年 《蝙蝠龙》（译）
- 2005 年 《太空幸存者》（译）

第一部

- 第 1 章 劳动生涯开始了 3
- 第 2 章 生活的最底层 12
- 第 3 章 初次登门的客人 20
- 第 4 章 黑亮的新手枪 29
- 第 5 章 太精采了! 35
- 第 6 章 快说,你这红毛熊 41
- 第 7 章 觉察到了女孩的目光 47
- 第 8 章 妈妈,我没事儿 57
- 第 9 章 我什么也不知道 64
- 第 10 章 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 81
- 第 11 章 好朋友如今在哪儿? 85
- 第 12 章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93
- 第 13 章 手紧握,心相连 100

第二部

第 1 章	抢先一步	117
第 2 章	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	122
第 3 章	奄奄一息	135
第 4 章	我怎么能死去呢？	147
第 5 章	你为什么恨我？	154
第 6 章	恋恋不舍	160
第 7 章	他要离队了	165
第 8 章	儿子好像疯了	172
第 9 章	重返战斗队伍	178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		182
后记		220



第一部



第 1 章 劳动生涯开始了

舍佩托夫卡是一座小城。城区中心热热闹闹，四郊是村镇和田野风光。

妈妈玛利雅带着小儿子保尔住在这里。

保尔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哥哥。

妈妈替大户人家做女佣、当厨娘，从早晨鸡叫忙到深夜鬼叫，为了养育孩子含辛茹苦。

保尔的姐姐嫁给一个制糖厂的机器工，也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。

哥哥阿尔焦姆很小就进铁工厂当学徒，白做三年，挨打受骂并且只能干些杂活，但他还是偷学到一点钳工手艺。他如今已是个优秀的钳工，但在日梅林卡城的机车库工作，挣钱不多，所以难得回家……

保尔从小就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。看到一张印着些字的糖果纸，他也会拣起来，弄干净，缠着左邻右舍上学的大孩子，求人家教他认字。不久，小保尔便捧着姐姐用过的旧课本，煞有介事地念着。



妈妈想方设法,送他进了小学。保尔学习用心,成绩优良,连并不喜欢的神学课,也认真听讲,所以,教神学课的瓦西里神父是一向给他打满分的。

不料,有一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,保尔跟米什卡勾肩搭背,说说笑笑,不知怎么一来,争了几句,追来追去,又伸拳又踢脚。瓦西里神父正巧走来,保尔背后没长眼睛,碰到了神父的法衣。神父大怒,一把揪住保尔。米什卡见状,伸伸舌头,一溜烟跑了。

瓦西里神父把保尔训斥一番,逼问他在跟谁打架,还不准保尔回家吃午饭,说是要罚他饿一顿。

一位高年级的老师发现保尔独自一人,怕他淘气,把他带进高年级的教室,让他坐在后排的凳子上,和大同学一块儿听课。

保尔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。这位瘦瘦的老师说,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;夜空中多得数不清的星星其实也全是和地球、太阳相似的天体。太新奇了!保尔脑海里闪出一个又一个问号。

下午,上神学课。保尔憋不住,举手发问:“神父,高年级老师说,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,并不像《圣经》里说的五千……”

神父脸涨得通红,跟猪肝似的,尖声尖气地大喝:“混蛋!你胡扯什么?原来你是这样学《圣经》的!”

保尔还没意识到自己这样问有什么错,神父粗大的手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,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。

他被撞得眼冒金星,鼻青脸肿,还吓得半死。神父余怒未息,又使劲地把他推出教室。

保尔回到家里。妈妈见他这副模样,不由疼在心中。

第二天,妈妈拉着儿子来到学校,道歉求情,才让瓦西里神父同意保尔继续上学念书。

然而,好几次,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,神父便揪住不放,把保尔



撵出教室，或者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，而且从此再也不关心他的功课。这么着，保尔常常听不到讲课，精神上又受折磨，成绩明显下降。

保尔对神父又恨又怕。到了复活节前，神学课首次不及格的保尔，不得不和几个经常不及格的同学结伴，到神父家去补考，其中有谢廖扎、米什卡。

神父探出头来，叫他们先待在厨房里等着。

机灵的谢廖扎看到厨房里放着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朝保尔点点头，眨眨眼，指指发面，打个手势，转而去和米什卡等同学闲聊了。

保尔心领神会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撮烟末，悄悄地撒进了发面。

上课了。

瓦西里神父问：“你们当中，复活节前到我家去补考过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课桌椅一阵发响，有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站起来了。

神父对两个女生挥挥手，说：“你们坐下。”

他的小眼睛忽闪忽闪地审视四个男生，突然猛喝：“过来，你们这些活宝！”

四个男生往前挪动，挤在一起。神父逼到四个男生紧跟前。“你们谁抽烟？”

男生异口同声，轻轻地回答：“不会抽。”

“小捣蛋鬼！都不会抽？那么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？哼，给我把口袋翻出来！快！”

三个男生各自动手，掏出口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放到桌子上。神父挨个儿检查他们口袋的线缝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





他转而盯住了第四个男生。这正是保尔·柯察金，一对黑眼珠，一头黑发，灰衬衣，蓝裤子，两个膝盖上都打着补丁。

“你干吗像个木头人，站着不动？”

“我根本没有口袋。”

保尔说着这话，不由自主，伸手去摸摸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啊，根本没有口袋！你以为这么着，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恶作剧了？你以为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？不，小混蛋，这回可休想了。滚！滚出去吧！”

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揪住保尔的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随即砰地一声，关上教室门。

教室里面一片死静。同学们耷拉着脑袋。只有谢廖扎明白事情的缘由，但也只能干着急。

下课铃响了。瓦西里神父铁板着脸，出了教室，径直朝校长办公室走去。同学们冲出教室，跑到保尔身旁，问这问那。

办公室的窗户被推开了。校长探出头来喊一声：“保尔，你马上上来一下！”

同学们惊呆了。保尔打了个哆嗦，眼前似乎映现出妈妈那张憔悴的脸。泪水充满了保尔的眼眶。

小城舍佩托夫卡，有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，形成铁路枢纽。车站上总是人头济济。车站食堂也是个十分繁忙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保尔正随着妈妈朝食堂走来。

他被学校开除后，待在家里好烦。妈妈丢了在税务官家当厨娘的工作，因为那税务官调到别的城市去了。现在，妈妈就在家，帮人家洗洗衣服，有时候出去一些天，照料病人。

保尔听说车站食堂需要添个学徒工，就缠着妈妈要来试试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朝保尔瞥了一眼，懒洋洋地问：“多大了？”

妈妈赶紧回答：“12岁。”

“哦，让他留下吧。这样，每月8卢布，上班的日子管饭。干一天一夜，回家歇一天一夜。可不准偷东西！”

妈妈急忙说自己的儿子决不会偷东西，她敢担保。

“那么让他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吩咐，随即关照女招待济娜，带保尔到洗碗间去，让弗罗霞给他派活。

洗碗间里，长桌上碗碟刀叉堆得老高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不停不歇地擦这些餐具。保尔连女工们的脸也看不清楚，因为大木盆里的开水冒着热气，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。

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碟子的女工身边，说：“弗罗霞，瞧，给你派来一个新伙计。”

济娜回过头来，指指这女工，告诉保尔：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

说罢，济娜转身走了。

弗罗霞从上到下把保尔打量一番，用圆润的嗓音说：“小兄弟，你干些杂活儿。这口大水锅，你打清早就把水烧开，让锅里始终有开水。还得劈木柴；两只大茶炉也由你照管。忙的时候，再帮着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活儿够多的。”

保尔望着弗罗霞那红扑扑的脸庞和微翘的小鼻子，脱口而出：“大婶，这会儿我该干什么？”

这称呼引起哄堂大笑。

“哈哈……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！”

笑得最厉害的是弗罗霞自己。

弗罗霞的脸保尔看不真切。其实这女工才18岁。

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格拉莎说：



“孩子，你过来，帮着擦洗叉子吧。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。“拿着，你一头咬住，一头拉紧，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……”

这当儿，洗碗间的门被踹开，进来三个堂倌，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。其中一个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快干活儿！12点进站的火车眼看就到啦！”

保尔抬眼望去，见此人斜巴眼、四方脸，凶巴巴的。对方也注意到了他，说：

“新来的吧？这两只大茶炉，你得一直照管好的。可瞧瞧：一只熄灭了，另一只也光冒烟。今天饶你一回，明天要再这样，我，普罗霍什卡，就扇你耳光。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一声不吭，动手烧茶炉。

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

保尔卖力地干活。他使劲地拉风箱，两只大肚子茶炉底下，一会儿就飞溅出火星；他提起两桶脏水，飞快地跑去，倒进污水池；他往大火锅底下添劈柴；他把湿毛巾搭在茶炉上烘干。深夜，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，已经很累很累。

这一个通宵，保尔干得精疲力竭。

次日早晨7点，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来接班的。

他离开车站食堂，迎着一轮朝阳，疲惫而欢欣地走去。